

汉籍《太玄经》赞辞义理语法洗髓

吴博*

- 차례 -

1. 《太玄经》史论
2. 《太玄经》赞辞文法的交错密集使用
 - 2.1. 玄赞中的设比等语法使用
 - 2.2. 赞辞中取象, 起兴文法的联合应用
 - 2.3. 赞辞中取象, 设比,
起兴文法的交错应用

〔中國語要旨〕

《太玄经》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其古奥之程度为历朝代文人学者所却步, 近两千年来对于其研究涉及到训诂, 义理考证的成果

* 中國 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院, 副教授, 623747194@qq.com

均不甚多。而且存在研究层面单一，结构不平衡以及文史，哲学，数理考证割裂，不能相互支撑等问题。因此，在《太玄》的义理辨正及与相关文献的关联性研究方面，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加强，以形成《太玄》研究的有机体系。

贯穿《太玄经》的研究史，赞辞的考证构成了《太玄经》研究的奠基部分。但在这个研究领域，文本阙失，主观附会现象比较严重，因此义理的矛盾争议点较多。就此，整理《太玄经》研究史中赞辞训诂，义理研究成果，统一汇定，为其加注成为对其研究的必需。对于赞辞注解中的阙失与繁冗现象，提取文史义理考据与哲学义理考据的矛盾争议点，逐条加以审慎辨析，校正。对《太玄经》的通篇性创作手法进行归纳，提炼及文献考察。对《太玄经》与相关先秦儒家著作的义理融通进行源流考证，并逐条陈述。由于篇幅之限，本论文试图从以上诸方面进行必要的论述。

关键词：《太玄经》，赞辞，义理，文法，结构，比兴，用典

1. 《太玄经》史论

《太玄经》结构分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赞，赞辞为文体基本单元，构成了太玄经95%的正文。

《太玄》问世后，如班固所说的“《玄》终不显”。据《后汉书·张衡传》载，衡言“汉四百岁，(玄)其兴矣”。史实与之契符。从公元前206年汉朝建立到宋衷著《太玄解诂》约400年的时间段内，仕宦，士人阶层纷纷注《太玄》。其中相继出现东吴陆绩注的《释正》，晋范望注的《解赞》，唐代王涯注的《经注》，宋昭文馆宋惟幹注本，陈渐注的《演玄》以及吴秘注的《音义》。

北宋的司马光，于庆历年间得到《太玄》一书。“初则溟滓，漫涣”，后“屏人事而读之数十过”，稍微得以“窥其梗概”。此后直到元丰五年，“疲精劳神三十余年，研精易虑”为《太玄》作集注。

司马光认为：“疲精劳神三十余年”之后，仍感到“不能造其藩篱”。就连文史学的大家，枯坐三十余年，才能通其文理，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扬雄《太玄》的艰深。

在《隐秀》篇里，刘勰指出：用设象立意的手法创作作品时，都需要营造一个比较奇特的意象体系。而创作者在立象，设比，起兴时，心思极其投入，精神处于一种“玄默”的状态。

据此，刘勰反问：“心神驰骋于玄理，而默默思者，方能臻其美，恒匿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

扬雄作《太玄》之所以能够具备以上特征，在于常年的“蓄隐而意愉”，“抱秀而心悦”。

据《全汉文》里引桓谭《新论》载记，扬雄为做《甘泉赋》，思虑精苦，困倦小卧，梦到其五脏俱出，散乱在地，又以手收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之事。而桓谭为临摹，学习扬雄的作赋风格，也大病一场。

李善在注扬雄《甘泉赋》时，引桓谭《新论》的话说：“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可见，扬雄早年为赋时，即用思极深，以至入梦，肚破，肠流。

扬雄在创作《太玄》时，精思之剧烈程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太平御览》引桓谭《新论》说：“扬子云为郎居长安，素贫，比之亡其两男，哀痛之，皆持归葬于蜀，以此困乏……雄察达圣道，明于死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义割恩，自令多费而致困贫也”。《法言·问神》说：

“苗而不秀者，吾家之童乌乎，九岁而与我《玄》文。”也就是说，扬雄之子童乌之死，是在《太玄》动笔之际。扬子为郎，撰写《太玄》，由于用功精深，无暇顾及其他。不事经济，境遇困乏，导致对其两男照顾不周，在此期间死去。而其中一男，童乌，在其熏陶之下，九岁时即“与我《玄》文”。

对扬雄殚精竭虑为《太玄》而至子死的说法，宋人袁文《鬻牖闲评》指出：“《步里客谈》谓童下合有一点，盖子云之意，叹其子童蒙而早亡，故说‘乌乎’，是即呜呼二字。”又云：“后世乃谓子云之子名乌，虽苏东坡，张芸叟诸公莫能辩之，观东坡在惠州，其子之死也，有诗云：‘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芸叟以公奴终七，有诗云：‘学语仅能追骥子，草《玄》安敢望童乌？’是亦以乌为子云之子也。”

虽然后世对此有些许疑问，至于苏东坡，张芸叟等大学问家也“莫能辩之”，说不清楚。但扬雄之两男，“苗而不秀”（夭折，“童乌与我《玄》”文）的说法，是在《汉书》中有明确记载和诗赋佐证的。

另，《太平御览》引《新论》说：“余少时见扬子云之丽文高论，不自量年少新进，而猥欲逮及。尝激一事而作小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瘳。子云亦言，成帝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诏令作赋，为之卒暴，思虑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觉病喘悸，大少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

《新论》之载，桓谭为效仿扬雄深湛之思，以至于用心过据，而引发“瘳”病，才足以体会扬雄创作时之艰难，深湛程度。这个中滋味，实为通常世人所难以感通。关于《方言》的创作，扬雄在《答刘歆书》中说，记方言殊语，“二十七岁于今矣。”又说：“言列于汉籍，诚雄心所绝极”，也就

是说,扬雄二十七年如一日,载记蜀中殊语,其艰难程度及精神动力,也非常人所可以理解。

2. 《太玄经》赞辞文法的交错密集使用

由于《太玄》取象立意体系矛盾驳杂性和跳跃性的特征,所以设比,作兴的手法贯穿于全篇的所有文体之中。对于玄赞设比,作兴创作手法的使用,无论是训诂,义理学研究,还是文史,哲学派的研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赞辞中设象过于密集的创作特征,无疑会造成义理考据时的逻辑混乱。

在对赞辞,测辞的集注中,司马光频频的引用《诗经》里的意象,来比附《太玄》赞辞的文学创作渊源。如,在《玄首序》的注解中,他就清楚的表明:方州部家的取象,即是一个比拟,来象征天子,诸侯,州部,家庭。作为一个取象立意的争议,该问题一直存在。详情参见下表。

争议	注家训诂(一)	注家训诂(二)	注家训诂(三)	辨正	结论
《玄首序》中方州部家之取象的争议	陆绩认为:方州部家仅为玄数取名的需要,立象之大者以言其意罢了。	司马光认为:方州部家是天子,诸侯,州部,家庭的具体取象。	宋衷认为:方州部家取象是为了阐明玄理冥思时间疆域的连续性,不可支离化,意思是永久存续于时间之象。	方州部家为取象社会构架的隐喻,其目的和浑行天道一样,不是为讲天有什么运行原理。	赞同陆绩,宋衷的观点。方州部家是时间和空间上的类比取象,言最大者之象,所以才可以有顺驯之正象。

但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手法,其广泛的应用构成了《太玄》创作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具体的赞辞编排中,既无具体的寓言故事,也没有治国理念

的阐释,完全用设象的手法来传达一种特定理念.这种做法,一方面使考据研究者不得不具备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视野扩充,另一方面,使得义理具备了密集的矛盾性与驳杂性.这就要求义理研究者在思维的辩证性和文学视野的丰富性之间采取一种折衷的治学理念.

应该指明的是,《太玄》赞辞的设比与作兴与通常表达手法中的比喻,借喻,借代等有很大差异.因为赞辞里的设比与起兴手法使用,都是在《太玄》所设定的立象系统中展开的.

2.1. 玄赞中的设比等文法使用

而在《太玄》的立象系统中,设比,作兴作为两种表现手法,几乎贯穿了整个赞辞的行文.在对八十一首的刻画当中,比喻或是比拟并不能概括设比的全部手法.从七百三十一赞的赞辞分析,有五种作为表现手法的比托.

2.1.1. 设比言志的手法的应用

在玄赞中,通过设比来达到抒发情感的表达目的,占到大约30%左右.该种表现形式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内心比较强烈的感情或态度.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义理考证
首中	初一 昆仑旁薄,幽. 测曰: 昆仑旁薄, 思之贞也.	以昆仑之幽托比君子幽思之贞, 仰观俯察, 磅礴精正, 昆仑旁薄, 万物小大, 亲疏美丑, 皆无所弃.	因比起兴托物兴辞, 赞美幽思之贞正	《修身》卷曰: “观乎贤人, 则见众人; 观乎圣人, 则见贤人; 观乎天地, 则见圣人.” 《学行》卷曰: “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 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

通过昆仑来设比, 然后用一字起兴, 是为了赞叹幽思之贞. 而这句赞辞

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强烈的内心志向。

2.1.2. 托物设比的手法的应用

《扬雄评传》一书早已经注意到《太玄》“托物”手法的使用，但由于篇幅之限，没有能够进行较为翔实的考证。事实上，在玄赞的“托物”方式上，主要是用某种人格化的比拟，来抒发胸怀。其中有所托为景物的，有所托为器物的，有所托为动物的三种情况。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义理考证
首上	次八 升于高危，或斧之梯。测曰：升危斧梯，失士民也。	以士民设比国家之阶梯，用斧子作为不善的设比器物。	托物兴辞，感叹失去民本的危险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该赞辞的设比中，所托为器物“梯子”，“斧头”，用其人格化的托比，来强调失去士民的危险。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上	次三 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谷。测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	以幽谷托比君子的修养，境界提升。	因比起兴托物兴辞，知方向也	《诗经·小雅》之《鹿鸣之什》云：“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迂于乔木。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在该赞辞的设比中，所托为景物，“幽谷”为君子旧时的境界，登于茂木象征君子日有所进，故而用测辞来说明获得导向的快乐。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 < 爻守 >	上九 全 <爻守>，拳{矣糸}其首尾，临于渊。测曰：全 <爻守>之拳{矣糸}，恐遇害也。	以蜷身高崖，来比喻内心之忧虑	托物兴辞，感叹失去民众的危险	《诗经·小雅》云：“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该赞辞的设比,所托为动物.以一种小动物蜷身于高崖之上,来托比内心的明慎修为不足时,所遇到的恐惧,游移和不安.此处托物的目的,是为了兴叹,感叹失去民众,独自居于高位的恐惧状态.

2.1.3. 借典寓意的应用

通过对《太玄》借典喻意手法的考察,发现其借用的典故明显锁定在儒家经典的范围之内,这种象征意义的喻意办法,寄托了作者对于儒家道义的某种使命感.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上	次五 鸣鹤升自深泽,阶天不忤.测曰:鸣鹤不忤,有诸中也.	以鸣鹤托比内中修养完善的君子	托物兴辞,内中充实,无所畏惧	《诗经·小雅》之《鸿雁之什》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在该赞辞的设比中,用《诗经》中“鸣鹤”的典言来设比,鹤登上九天,也没有丝毫的愧疚与不安,因为它的内心是纯洁而又完美的.该赞用典设比,目的是为了赞美内中修为完美的君子,在登于高位时没有恐惧和忧愁.这里面,寄托了作者对于家国的某种使命感以及对儒家道义的坚守.

2.1.4. 借景寓意的应用

玄赞的每一赞辞虽然短小,但在借景寓意的使用中,都能够恰到好处的勾勒一幅有象征意义的景致,比如“高山”,“川流”,“楫杭”等景致意象.“高山”挺立,象征艰难蹇蹇还没有克服.“川流”不息,代表世道的更替.而“楫杭”则象征着君子修为境界提升的途径,能够通过自身的修德进业来达到进步的目的.有的赞辞没有一个字的叙事或者议论,所使用的完全是景物寓意.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差	次三 其亡其亡, 将至于晖光. 测曰: 其亡其亡, 震自卫也.	用君子能惧, 来托喻自省己身		《诗经·小雅》云: “其亡其亡, 系于苞桑.”
首达	次三 苍木维流, 厥美可以达于瓜苞. 测曰: 苍木维流, 内恕以量也.	用瓜苞来比喻君子之德传递与他人	托物兴辞, 赞美君子恕人之量	《诗经》之《周南》, 云: “南有樛木, 葛藟累之. 乐只君子, 福履绥之.”

第一首赞辞借太阳的晖光来设比, 在日暮时分, 太阳的晖光亦然灿烂美丽, 托比的对象为君子的修养, 君子能够在危机时刻仍然保持自省, 有惊惧自震之德, 所以作比的景致是黄昏时分的太阳, 光辉灿烂。

第二首赞辞借瓜苞垂落地面的美好景象来作比, 象征君子美好的心性, 品德, 通过苍木的枝茎传递, 到达瓜苞. 该首赞辞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字用于描述或者叙事, 其所设定的自然景观也是虚拟的, 但设比的景致却完整而美好, 将事物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测辞中用“内恕”的说法配拟于苍木维流的景象, 配以儒家的恕道价值理念, 形成了比兴连用的典范。

2.1.5. 以事抒情的手法应用

借用事情来设比, 是《太玄》创作的一个重要手段. 和《周易》相当, 玄赞所设定的比例, 都似乎来自于日常之事, 比如起居住所, 外出狩猎, 燕居聚会等等. 这些事件看似平常, 却从细微处体现出君子修为的某种内涵。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干	次三 箝键挈挈, 匪贞. 测曰: 箝键挈挈, 干禄回也.	以箝键之说利, 托比游说求禄的行径与心态	托物兴辞, 讽刺求禄的情景	《诗经·大雅》云: “恺悌君子, 神所劳矣. 莫莫葛藟, 施于条枚. 恺悌君子, 求福不回.”

在该首赞辞中描述的求取功名,是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赞辞借用箝键之说来作比,描绘了一幅为求名利而口舌干干的姿态.这种场景虽然并不十分常见,但也取材于现实生活.确切来说,这首赞辞没有起兴的部分,但由于作者难以压抑对于这种行径的不满,所以用“匪贞”的价值判断取代了起兴的讽喻.

以上的五种比体,在玄辞的分析中,占到90%左右,它们用象征,托寄,寓情等方式,列布在每赞玄辞之中.

2.2. 赞辞中取象,起兴文法的联合应用

2.2.1. 由象起兴

具体的植物,动物,器皿等,都可以成为玄赞起兴的诱发物.而赞辞中的起兴对象往来自《太玄》丰富的取象来源.比如“太阳”是最常见的自然景物,用“朱车”的起兴就是借助“太阳”的光辉而发出感叹.“朱”指代太阳发出的光芒,而“车”则指代太阳不停歇的在空中运转,如玄首辞所说:“万物随阳以游”.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务	次二 新鲜自求, 珍洁精其芳, 君子攸行. 测曰: 新鲜自求, 光于己也.	用洁净的芬芳来托比君子自修内美的言行	托物兴辞, 赞美君子修身不倦	《问神》载: 或曰: “知德者鲜, 何其光?” 曰: “我知, 为之; 不我知亦为之, 厥光大矣, 必我知而为之, 光亦小矣.”
首进	次四 日飞悬阴, 万物融融. 测曰: 日飞悬阴, 君道隆也.	用太阳来托比君子之德如日飞登天, 离阴绝远, 万物融融然, 莫不昭明也	托物兴辞, 赞美君子之德行隆盛	《法言序》曰: “明哲煌煌, 旁烛无疆, 逊于不虞, 以保天命.”

前一首赞辞,以日常所能够见到的花朵作比,花朵新鲜,散发着芬芳

的气息,紧接着起兴以君子攸行,来表达对于君子自修内美不殆的衷心赞美.对于君子修身不倦的咏叹是承继自对于花朵芬芳的作比.因此,这是一个很完整的玄赞设比,起兴的例证.

第二首赞辞使用的意象为太阳,太阳高飞,正当天心,万物随之而感.用太阳设比,在赞辞里我们无法看到创作者的真实感受.而在测辞里,起兴的部分才出现,君子的道义,像太阳一样,普照万物,是多么的隆盛啊!

在对赞辞的考察中,会发现起兴与所咏赞的内容,都有明显意义上或者感情上的联系,因此借一幅景致来起兴时,景致可以完全是意象化的.也就是说,景致可以是象征意义的,并不涉及具体的景观.这一点是玄赞的起兴与其他起兴手法的明显差异.玄赞中的景致可能完全是虚构的,或者完全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托比之上,这也使得玄赞的起兴比通常意义上的起兴更加难以辨识.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释	次二 动于响景.测曰:动于响景,不足观听也.	用对影子和响声的敏感,设比内中道德修为的不足.	托物兴辞,讽喻不值得交往.	《庄子》之《达生》篇,载:纪渚子为王养斗鸡,十日而问:“鸡已乎?”曰:“未也,方虚憍而恃气.”十日又问,曰:“未也,犹应向景.”
首事	次七 丈人扶孤,竖子提壶.测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用抚养孤儿和赡养老人来设比社会道义体系的建立.	托物兴辞,赞美长少两代和睦.	《礼运》篇云:“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前一首赞辞里的“斗鸡”和后一首赞辞里“提壶”的,在创作者的现实生

活中并不一定是真实存在，但它们被当做一个场景提炼出来设比，目的是成在一种个人修为和社会道义。被外界利欲所干扰的“斗鸡”在这里托比内中修为不坚定的人，所以测辞处起兴，感叹此种人不值得交往。

第二首赞辞用丈人，小子设比，目的是起兴时赞叹小子对于长辈所负有的赡养职责。这两种社会场景都是虚拟的，但承载其上的儒家道义却通过兴辞表达了出来。

2.2.2. 为测辞起兴

在对赞辞，测辞相互关系的考察中，会发现测辞是一种比较直率的价值品评体系，因此是几乎不存在设比，起兴等创作手段的。然而，测辞的评判态度也可以成为起兴的某种诱因。这一现象体现出《太玄》的创作手法本身就具备一种道德伦理上的评判意味，为的是将这种价值评判用特定的文体表达出来，设比，起兴也就成为了传达测辞意图的手段。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进	次八 进于渊，君子用船。测曰：进渊用船，以道行也。	用进入河流来设比，比拟世道的更替，君子要以道行进。	托物兴辞，赞美君子能以道义前行	《寡见》卷载其楫杭之用，言：灏灏之海，济，楼航之力也。航人无楫，如航何？或曰：“奔垒之车，沈流之航，可乎？”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于未奔沈。大寒而后索衣裳，不亦晚乎？”
首事	次四 男女事，不代之字。测曰：男女事，非厥务也。	用男子代女子孕育来托比男女社会角色的混乱。	用非一字起兴，表示贬斥。	

这两首赞辞中出现了作比的对象，但根本没有出现兴辞。第一首用“渊”，“船”设比，兴辞部分却没有。测辞里出现了“以道行也”这样的伦理判断性语言，如果理解为起兴，那么它肯定和赞叹的语气就更加清晰

了,是对君子言行本于道的一种赞赏.

第二首赞辞讲了一个事实.即,在汉代的社会条件下,男性无法替代女性孕育后代.这个设比是为了托比男女之间社会角色混乱的问题,起兴部分也推至测辞之中,用讽喻的口吻进行了否定的评判.

2.2.3. 首中作兴

作兴的方法一般出现在一篇文章的开始部分,但对玄赞而言,由于赞辞本身文体的特殊性,所以作兴往往出现在每首的中间部分.也就是在次三到次七的赞辞中起兴.起初用兴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而赞辞往往在中间的位置作兴,这种创作手段,是对九赞之辞高潮部分,即次五赞辞的重视.因为次五赞辞和《易经》里的九五一样,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乐	次五 钟鼓喑喑,管弦济济,或承之衰.测曰:钟鼓喑喑,乐后悲也.	用钟鼓之响设比没有节制的淫乐,必然带来不幸.	托物兴辞,告诫乐极生悲.	

上表中,当首乐发展到次五的情势时,用居中正体的位置来起兴,托喻统治阶层没有节制的淫乐,终究会带来不测的后果.由于赞辞次五为中心部分,所以用辨证取象,来托物兴辞,虽然有意义模糊的特征,但道义评判是清晰的.

2.3. 赞辞中取象,设比,起兴文法的交错应用

《太玄》玄赞中的设比起兴,与其它先秦两汉著作相比,具有委婉曲折,不易查实的特征.由于比,兴的循环密集出现,并结合用典,取象,重叠,

倒装等文学技巧,使得赞辞成为了逻辑内涵最丰富和最不易考察的篇章.

任何创作手法的联合使用,都是为了传达文本的真正内涵.具体来说,这些创作手法的凝敛,是要建构一种现实鲜明性及思维辩证性的统一.

而对于这种辩证性的统一,在两个层次上体现出来.

2.3.1. 取象,设比及起兴的手法传达出浓重的现实主义气息

表面看来,玄文的篇章似乎缺乏叙事性的特征,然而真实而广泛的社会现实描述都被摄入了玄赞之中.七百三十一条玄赞描绘了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众生相.对于西汉末年劳苦阶层的困顿,统治阶层的骄奢,赞辞往往用简明的一句话展开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画卷.在对真实社会现象的归结中,设比是为了更好的起兴,取象,用典是为了更好的用道义的力量来评判这些现实社会问题的实质.

首乐	次五 钟鼓喑喑,管弦济济,或承之衰.测曰:钟鼓喑喑,乐后悲也.	用钟鼓之响来设比没有节制淫乐,必然带来不幸.	托物兴辞言乐极生悲的道理.
----	---------------------------------	------------------------	---------------

上表例中,用喑喑济济的钟鼓管弦之盛来取象,设比统治阶层的生活状态,在简明的12个汉字里面,取象钟鼓,管弦,拟声喑喑,济济,托喻奢侈的生活场景,评判辞为:乐后之悲.具体分析请见下表:

首象	赞象	拟声	设比	起兴	评判	诫喻
奢靡之乐	钟鼓管弦	喑喑济济	奢靡生活	乐后有悲	儒家道义	乐不可极

在该例中,有7种手法来衬托12个汉字的描述内涵.这就是玄赞中现实主义与道义评判的辩证结合的全过程.从7个层面上展开,然后凝敛入测辞,这就是赞,测之间的逻辑联系.在这里看似没有议论和叙事,但社会场景已经用综合的手法加工提炼,融入了首,赞,测辞之中.

对于在这种社会场景下的道义承载者——君子人格而言,同样的辩证手法也被使用用来陈述境界的高矮,修为的笃滥,义利的先后关系.这种联合使用的手法在玄文中比比皆是,它具有高度提摄性与鲜活生动性相结合的特征.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务	次二 新鲜自求,珍洁精其芳,君子攸行.测曰:新鲜自求,光于己也.	用洁净的芬芳来托比君子自修内美的言行.	托物兴辞,赞美君子修身不倦.	《问神》载:“知德者鲜,何其光?”曰:“我知,为之;不我知亦为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为之,光亦小矣.”

对于君子人格而言,内心潜自修为是主要的义理内涵.在此基础上来感染和美化周边的社会境况,上表的赞辞中使用了“新鲜”的说法来托喻君子之智的鲜活性,用“洁”来托喻君子内心道义的纯洁性,用“精”来衬托君子内心怀有的不断进取的信念动力,用“芳”来夸饰流传于后世的言行体系,用“光”来夸饰君子道义必然有后人跟随等.具体的创作手法分析如下:

首象	赞象	借代	设比	起兴	评判	赞颂
君子之务	芳华之实 光大之貌	鲜花香气 日精月华	内心纯洁 言行敦笃	新鲜自求 言行光大	儒家修身 治国观念	君子自强 光大不止

对于现实主义的社会场景描述中，君子人格用鲜花的香气，日精月华的纯粹来借代，取象托比，对于这种道义的品评最终依然落脚于儒家的修齐治平价值理念。

2.3.2. 现实主义的描述中带有辩证的优雅情韵议论

从对全部的文本考察来看，赞辞中现实主义的描述并不完全构成辩证文体的本质目的。在对社会现实景况的精炼取象中，赞辞也融凝着颇带情致的道义理念判断，这也构成了《太玄》创作手段的文学史意义。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上	次五 鸣鹤升自深泽，阶天不忤。测曰：鸣鹤不忤，有诸中也。	以鸣鹤托比内中修养完善的君子。	托物兴辞，内中充实，无所畏惧。	《诗经·小雅》之《鸿雁之什》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在首上的赞辞里，优雅的鹤从深潭里信步踱出，其淡定的形态完全取象于自然，力求质朴之喻。但这种外部的平易与内涵意义的深刻构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鸣鹤”意味着鹤高亢的飞舞，是内中充实的象征。“鸣鹤”，“深泽”，“阶天”，“不忤”等意象两两而言，一并托出的是君子内中之幽雅，美好。

这种辩证的呈现不是刻意强调愈是纯洁，愈是敦笃，就愈能够成就一种理想的人格，而使用深潭之幽静——鸣鹤之高亢，登天之危难——充实之不忤，来回环类比反衬。在辩证的呈现手法中，君子完备的内心信念被普遍而典型的流露出来，从而能够支撑起伟大的言论和举动。

首象	赞象	反衬	设比	起兴	评判	赞颂
君子进取	深潭鸣鹤 依天为阶	内中的独立和不惧	进取的艰难不易	内中道义的贞固	儒家修身治国观念	家国理念

这种现实描述中的辩证优雅议论，还体现在诸多方面，仅就君子内中道义的辨正呈现关系还有：

① 幽谷——茂木，珍谷——出谷，思——登。内心的幽昏与茂木的盛大光明有辩证发展关系。《扬雄评传》里认为这是君子明白了自己发展道路时的喜悦。但珍谷指代《诗经》里的“幽谷”，《周易》里用“潜渊”来指代，是一种不倦进取状态的托比。其中的辩证关系还包括思与登，在《周易》里称为“潜——跃”的辩证取象。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上	次三 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谷。测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	以幽谷托比君子的修养，境界提升。	因比起兴托物兴辞，知方向也	《诗经·小雅》之《鹿鸣之什》云：“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② 苍木——瓜苞，维流——达于，厥美——内恕。苍木在首达取象于树木苍翠，高大斑驳的枝茎和瓜苞的低矮形成辩证对应。瓜苞之所以低矮，是君子要接近民众的低姿态托喻，因为只有用较低的姿态才能够广泛的接纳和联系。因此此处的乔木厥美应对的是君子内中之恕道，能以瓜苞之低矮来容纳，宽恕别人，从而将内中完备的恕道传递给别人。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达	次三 苍木维流，厥美可以达于瓜苞。测曰：苍木维流，内恕以量也。	用瓜苞来比喻君子之德传递与他人。	托物兴辞，赞美君子恕人之量。	《诗经》之《周南》，云：“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

③ 矢——羽，升——朋，戴——载。箭矢与羽毛的对立辩证关系，是器物构建之间的相互支撑关系。羽毛既构成了箭支的重量负荷，又有助推

的功能，所以是赘累和助推的辩证理念。这样，君臣之间的道义也被托释出来，既有相互竞争，还有相互推进的意义在里面。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务	次四 见矢自升，利羽之朋，盖戴车载。测曰：矢及盖车，厥道然也。	用弓箭羽毛，车舆来托比勤勉之道。	托物设比夸饰君臣合作相助。	《修身》曰：“修身以为弓，矫思以为矢，立义以为的，奠而后发，发必中矣。”

④ 升一一斧，高一一危，士一一民。在统治阶层与民众的关系范畴中，升与斧的逻辑互逆动作形成了对比。在位置升高时，要提携下民作为回报，但用斧头来断绝和民众的联系，就会导致后患的发生。所以高一一危，又形成了一对辩证关系，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证。

序号	《太玄》赞辞例证	比法	兴法	语源考证
首上	次八 升于高危，或斧之梯。测曰：升危斧梯，失士民也。	以士民比喻国家之阶梯。	托物兴辞，感叹失民本之危险。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这样，在该四个赞辞的陈述中，现实主义的描述与优雅评议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清晰地呈现出来。

据于这种辩证因素，每赞的首象，赞象中所要反衬，辨证，评判，赞颂的对象也就得以申明，呈现出来。详见下表：

首象	赞象	反衬	设比	辨证	评判	赞颂
官员求取上进	升于高危，或斧之梯	位升高，更危险。	用斧头断绝关系	反之则以德治理	失去民本的危险	儒家
君臣的合作关系	矢羽之朋，盖戴车载	位升高，朋助之	弓箭车舆托比互助	君臣的竞争与合作	互相勤勉之道	儒家修身以矫思

宽恕美德的通达	苍木维流, 厥美可以达于瓜苞	君子美德传递他人	君子有宽恕, 容纳别人之量	低姿态与宽恕别人的关系	仁义以宽恕为基础	儒家的内中忠恕之道
修养境界的提升	幽谷, 茂木	内心曾经的昏聩	幽谷托比君子的修养, 境界提升	反思和修为提升的辩证统一	明确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儒家的修身理念

通过对《太玄经》赞辞文的诠释研究, 可以将汉学经典全貌逐步呈现出来, 但用法分析来揭示汉学元典的神秘魅力还需要更深一步的推进.

[ABSTRACT]

The Foregrounded Literary Research on Han Classics Tai Xuan

Wu Bo(Pan ZhiHua Universit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witnessed the thriving process of positive research on “Taixuan”. In the past 60 years, the literal and philosophical concern has also benefited the formation of this literal trend. Generally speaking, the mononucleosis and imbalanced features of the research have also come into being.

So, it's necessary to dig into the correction research of well-versed style explanation, mathematical description of Shushu theory and the contingency with other Confucianism classicals in order to give birth to the organical system of “Taixuan” research.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aixuan” research, the positive concern is mainly placed on the verses itselfs, which has also constituted the underlying part. Therefore, the absence of original classicals, subjective conjunctions of well-versed explanation have become much more serious when facing this field.

In the aspect of stylistic research, most researchers have noticed the speciality and dialecticity of the structure of “Taixuan”, and consequently, have put forward their own points of view consciously. Nevertheless, for the lack of enough input, the rigid proof has not been laid down systematically, which made the comparisomal research still on the way.

The dissertation is written under the guiding-lines of five: 1.the

auxiliary confirmation of historic, diachronic and dialectical proof. 2. The crossing confirmation of the materials, which apparently lack of solid prove and testimony of being concerned. 3. The historical and literal affirmations are laid on the same line, to reach a relatively fruitful conclusion and theistic base-point. 4. As a result, the collectional research on this classical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character explanation, proofwriting of the sentences and chapters. 5. As for each co-relational research with “Zhou Yi”, “Fa Yan”, “Chunqiu Fanlu”, “Lao Zi”, etc., the dissertation has presented an overwhelming frame-structure, that is, the outer co-relational points of view, with the inner description presentation, which includes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Taixuan”, terms of the text, compositional causal inheritance, the overall explanation of text etc.

Keyword: Taixuan, Zanci, Yili, Divisional, Proof of well-versed explanation, Probability, Mathematics, Statistics

[한국어 초록]

漢代의 고전 『太玄經』 讚詞의 義理과 문법에 대한 연구

『태현경(太玄經)』은 중국문학사에서 빛나는 경전이지만 그 심오함으로 인해 역대 문인학자들의 지속적인 연구에도 2천여 년 동안 훈고(訓詁)와 의리(義理) 고증에 대한 연구 성과는 크지 않았다. 또한 확실적인 연구 방법과 연구 구조의 불균형, 문학사·철학·수리학에 대한 고증의 불일치로 기존의 연구 성과는 유기적으로 연결되지 못한 한계를 가졌다. 따라서 「태현」에 대한 연구가 유기적 체계를 갖추기 위해서는 의리(義理) 연구 보다는 세부적으로 변정(辨正)하고 관련 연구구업적 간의 연관성을 높일 필요가 있다. 『태현경』 연구사에 나타나는 찬사(贊辭) 고증은 『태현경』 연구의 초석을 이루지만, 문헌의 멸실(滅失)과 연구자의 주관적인 견강부회가 심각한 형편에 이르렀다. 이로 인해 의리의 고증은 심한 논쟁의 대상이 되었다. 이를 극복하기 위한 『태현경』 연구는 찬사에 대한 훈고와 의리의 연구 성과를 정리해서 집성하고 주석(註釋)하는 것이 필수적이다. 따라서 본고는 찬사(贊辭) 주해(註解)의 멸실(滅失)과 번잡함에 대해 『태현경』 연구사의 의리 고증과 철학 의리 고증이 불일치한 논쟁 부분을 가려내어 조목마다 분석하고 교정하였다. 본고의 전반적 연구방법은 귀납적(歸納的)이며 정밀한 문헌 고찰이다. 『태현경』은 관련 선진유가(先秦儒家) 저서에 들어 있는 의리와 융합을 통해 원류를 고증하고 관련 내용을 자세히 설명하였다.

주제어: 『태현경(太玄經)』, 찬사(贊辭), 의리(義理), 문법(文法), 결구(結構), 비흥(比興), 용전(用典)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资料编》两汉-隋唐分册上: 中华书局, 1973年版.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资料编》两汉-隋唐分册上: 中华书局, 1973年版.
曹道衡 著,《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 文津出版社, 1994年版.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方铭著,《传统与经典: 先秦两汉诗赋考论》,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版.
方铭 编,《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 学苑出版社, 2009年版.
顾颉刚著,《古史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版.
李祥俊,《北宋诸儒论扬雄》,《重庆社会科学》, 2005年 12期.
林贞爰 著,《扬雄集校注》,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 1959年版.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 人民文学出版, 1985年版.
《文史》第24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4月.
吴则虞,《扬雄思想评议》,《哲学研究》1988年 4月.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 台北: 学生书局, 1979年版.
薛凤昌 著,《文体论》, 商务印书馆, 1934年版.
《扬雄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 2006年版.
郑万耕 著,《太玄校释》,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周桂钿 著,《天地奥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版.
《中国文学家词典》, 北京语言学院,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中国哲学史资料编》两汉-隋唐分册上, 北京大学哲学系, 中华书局, 1973版.
那薇,《试论扬雄的宇宙结构论》,《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 3月.
郑万耕,《太玄》与自然科学,《中国哲学》12辑, 人民出版社, 1984年.